

◇ 陕海青

## 遗忘的古道

一座被风雨剥蚀得残损不堪的隧道隐没在草木丛生的古栈道上,孤寂地坐落在石崖间,曾经的马帮驮队足迹和响铃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只有暖暖的阳光和柔柔的白云一往情深地注视着它,寒来暑往永久地注视着它。它是大夏河畔茶马古道上一座人工隧道,或许是这段古道上最早的也是唯一的隧道。它背靠的山青草裸露相间,高拔静穆,对面同样峻峭的山上树木茂盛,脚下古称滴水的大夏河向东缓缓流逝。东面距土门关10多公里,西边不远处植被稀薄的山峦是麻当乡地界,那里的古道边有一座我曾早年踏访过的古城堡或烽燧遗址。至于栈道与隧洞,城堡与烽燧,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对接,不得而知。只知道这条栈道是河州通往藏区拉卜楞、黑措(今合作),及至松潘、雅安和成都的一条逼仄的商旅之道。

我自小听父辈脚户哥讲述,他们祖上几辈人搭帮结伙或单人匹马在这条古栈道上驮运货物当脚户,隐约记得还提到过大夏河畔栈道上有一隧洞,隧洞上下时而有劫匪出没。以前乘坐班车每当路过这里,看见石崖下河水形成一潭巨大的漩涡,翻滚回旋,望而生畏,公路也不得不躲避漩涡拐弯绕行。我从那时发现,漩涡之上的石崖中间有一石洞,肯定就是长辈们讲述的那座隧洞。

后来公路改道升级,这条古道和隧洞渐渐地在记忆中慢慢淡忘。

第一次登上石崖探望隧道是在2016年夏,是为编著一部地方历史文化方面的专著,带着一位记者朋友前去踩点拍照。在新路边一块沙滩地停车,找到废弃的旧路走到河边。短短30多年,昔日滔滔奔流的大夏河消瘦得令人心疼。我俩脱下鞋袜蹚过浑冰冷却的河水到了对岸。石崖下以前深不可测的大漩涡不复存在,只有那座石崖和它身后的靠山寂然矗立着,有几只苍鹰在山崖上空盘旋。抬眼望去,山坡上的古栈道若隐若现,爬上砾石满地的山坡,循着那条长满杂草的古栈道路来到隧洞口。

站在隧洞前,穿过洞子看见对面葱茏俊逸的山峰,我错愕地瞩目着,感觉此情此景似曾相识,莫非在梦里?在诗画中?在影视镜头中?一时想不起来。走进洞子,才知洞子其实不大,深不足10米,高约2米,还有洞外两端露天部分,实则凿挖石崖长度15米多。脚下的石板路凹凸不平,洞内石壁像锯齿状参差绽裂,可以想象当年的开洞人一锤一钎凿打撬挖的坚毅与艰辛。从路面的牛羊粪便看,这里除了有牧人偶尔经过之外人迹罕至。挎着相机的记者兴奋不已,一边拍照,一边兴致勃勃地谈论他的大胆想法:你我沿着这条古道一路踏勘而去,追寻先人的足印,直至岷江四川。

下山过河,乘车走走坑坑洼洼的旧路,意犹未尽想看看附近山腰间盘绕曲折的栈道遗迹。车子颠簸着走近一座石山,发现有人在那里挖山采石,有一位老人走过来劝阻我们赶快离开,山石滚落有危险。我频频回望被毁容的山,忧心忡忡地说:“这势头,往后会不会炸毁我们的那座隧洞?”记者却调侃说:要是炸掉洞子,那我们的照片可就成就了绝照!时隔数年,2021年夏,同样的季节,不同的是今夏少雨,河水越发浅薄,我再次来看那条

隧道。和我结伴同行的是一位比我年轻的保安族作家,确切地说是我怂恿他来的。

和上次一样,在同一河滩地点过河,只是这次只脱掉鞋子没脱袜子。一路上我有些忐忑,怕那条隧道被炸掉,爬上山坡一看,谢天谢地,隧道安然无恙。我们俩穿越洞子,洞里洞外观看,然后拿手机各自拍照。我站在洞外眺望这条古道延伸的走势,细心的保安族朋友却在洞内面壁注目着什么,我走进去一瞅,原来石壁上竖着刻有两行字,细细一看,右边是“民国二年四月”,显然是挖洞时间,左边一行字不知是谁出于什么动机居然用黑油漆涂抹其上,字迹更加模糊不清。我们二人像研究甲骨文一样仔细辨认半晌,才有点含糊地认出繁体字“荣成春经理杨发荣创修”。可是,随即我便心生疑惑,这凿刻年月与脚户所言时间似乎有了差异。明洪武年间设立的四大茶马司为秦州(今天水)、河州(今临夏)、洮州(今临潭)、雅安(四川),而河州至藏区至少有三条茶马贸易路线:太子山、白石山方向至黑措为南路;大力架山麓西走甘加辗转拉卜楞或北往青海,此为北路;土门关以西大夏河岸线为中路。中路尽管崎岖艰险而马车难以通行,但骡马等牲畜驮运至少有数百年历程。如此看来,答案有两种:隧洞若是民国二年“创修”,那么之前无隧洞,栈道绕过石崖盘山而上;或者以前有隧洞,民国初年有人再次扩修。遗憾的是,当年的脚户老人都已离世,也就无从探询考证,开洞时间或成不解之谜。

下山的时候,我又心血来潮地突发奇想,新疆天山有骑马游天山,我们何不把这这条古道修复起来,从土门关到甘南草原骑马游,旅游寻古,骑马健体,何乐而不为?当然,公路不断网化高速化的今天,世人眼里的古道早已被遗弃而分文不值,只是湮灭在历史地平线下的遥远的记忆而已。可是你可曾想过,在那个艰涩苦难的历史岁月,它承载着怎样艰苦卓绝的历史使命?传递着古道先驱者们怎样的精神?如果说这一条条古老的栈道是汉藏文化交融的纽带,藏回传统友谊的见证,那么,那些头戴毡帽瓜皮帽、身着破棉袄白皮褂、靠脚力冒死长途跋涉的脚户哥们,难道不是输送文化和缔结友谊的和平使节吗?

一阵莫名的悲凉心酸中,我又想起那脚户哥的花儿:一溜溜山来(者)两溜溜山,三溜溜山,脚户哥下了个四川。今个子想来(者)明个子盼,明个子盼,夜夜的晚夕里梦见。漫漫古道,栉风沐雨,脚户哥粗犷而苍凉的花儿,缓释疲惫的筋骨,抒发对亲人魂牵梦萦的思念。他们大都目不识丁,不知唐诗宋词,不习琴棋书画,但他们天才般的即兴创作、出口成章的花儿奇葩却神奇地抑扬顿挫、平仄押韵。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在世代传唱千百年后的今天,这一支支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山野情歌竟然堂而皇之地载入世界“非遗”名录。我不禁又回想10多年前被誉为世界音乐最高殿堂的维也纳金色大厅,王宏伟专场演出一曲高亢的“脚户哥下四川”,不知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洋人是否听得懂中国的西北花儿,坐在电视机前,我是在那一刻激动得不能自己,神思随着花儿高古的情韵飞越在一溜溜山两溜溜山的脚户古道上。

◇ 崔云琴

松鸣岩

树与树,枝与枝  
手拉着手  
站成一个绿色王国  
看云朵身披轻纱,幻化成  
仙女模样  
听松涛携着虫鸣鸟叫  
自山间款款而来  
人行其间  
就是一首流动的“花儿”

站在山梁上  
我只想打开胸膛  
取出体内的风声鹤唳  
这些直立的、线形的、美好存在  
把我的思绪也引至高空  
我多么希望,目之所及  
便是心灵归宿  
隐入斜晖的山脉  
只用细细一线  
勾勒出了远方

化石馆

三千万年前,或者更久以前

◇ 千米朵

## 夕阳在左我在右

夕阳在左边  
我在右边触摸着海岸线  
感知  
世界和远方大浪淘尽  
华年  
岁月绵延白沙滩  
松软的想象  
摇晃着夕阳下  
海的颜色凝重  
黑夜要来临海浪、波涛  
吸一口彩色的空气  
去填充夜的空虚咸咸湿湿的海风  
轻托  
一行又一行  
活着的痕迹夕阳在左边  
我在右边这样的时刻  
适合聆听  
也适合呐喊

## 和政手记(组诗)

我就已经在这里  
假如你对时间有足够认识  
你就会知道  
这一场等待有多漫长  
我扔掉欲望、剔除皮肉  
抛却命运赋予我的  
所有荣耀与耻辱  
只留一副骨架  
一副石头质地的骨架  
一副雪白的自带寒光的骨

赤裸裸地与你相见  
只为向你证明:  
我们的存在都不过  
一场意外;而我们的遇见  
却是冥冥注定  
或许,被玻璃罩住的  
是一颗颗滚烫的心  
而尘世行走的  
不过一块块冰冷的石头

万兽谷

站在石头与骨架堆成的山梁上  
我听见猎猎而过的风里  
满是古生物的嘶叫与哀鸣

◇ 温茂生

## 积石山,请接受我的赞赏

你像战士那样坚强  
面对危险挺着胸膛  
抖去灰土  
英勇无畏重上战场

啊,积石山  
请接受我的赞赏  
全国人民向你伸出臂膀  
愿你重拾昔日辉煌

和政羊、三趾马、铲齿象、  
真马、披毛犀、巨鬣狗  
每一个时代都有  
无法复制的遗憾和美

时间长河里  
不知多少石头,被磨成尖利  
的石斧  
劈向未开垦的处女地  
多少骨头,被磨成细针  
串起树叶和兽皮  
多少马匹,踏着草叶上的  
露珠

把民间的悲鸣,送至关外  
多少青铜器,在历史尘烟中  
折射着王朝兴盛

原野之上,能守住日月的  
唯有碑石和草木  
古城墙下,能穿透历史烟

云的  
唯有光阴和明月  
当春风拿出十万里柔情  
贯通河敞开了自己  
青葱的身体

◇ 罗小平

## 凌寒的美艳

当一束光在深冬的暗夜里  
亮起

绝望的小草重新焕发起生机  
早已挂满枯枝的树啊  
它的根因此在地底舞动  
向着地表,也向着  
那一束光

当一抹蓝将冰冻的心灵温暖  
受伤的人儿及时得到了治愈  
慌乱中流动的身影啊

有了那寄托安全的港湾  
怀揣梦想,去奔向  
下一个幸福

当我们的青春一直奔赴在  
前途

那热血终究不会沉寂  
或许也曾有过挫败啊  
但至少是努力绽放过的姿态  
如那凌寒独开的梅花  
终有她自己的美艳



回眸 王援朝 摄

◇ 王佐伟

## 断想

抔,抔,拊。  
主公,我要为你烧制一尊最精美的陶器,盛满琼浆玉液。  
只有阿尼念卿山雪水烧制的青稞酒,驱赶沁入骨髓的寒气。  
十多年了,你率领你的臣民日日夜夜与黄河搏斗。  
黄河年年泛滥,生灵涂炭。主公,你发誓,要让黄龙俯首,造福天下苍生。  
那个春天,杏花开了,我坐在杏树底下,缤纷的杏花飘落满秀发,我哼着甜美的乡谣。黄河岸边,劳动的号子排山倒海。  
主公,你踏歌而来,幸福的红晕溢满我的丹凤眼。  
你铿锵脚步只是一顿,深情地往这边一瞥,高大的身影毅然走向黄河。

我在鬼门关与死神搏斗两个时辰了,主公,我多么希望你陪护在身边,给我力量,给我勇气。  
也许有心灵感应,我从窗棂窥见了你高大的背影。  
你根本没停步。但我坚信,那一刻,你肯定听见了儿子嘹亮的声音,你肯定在我身边。  
我们的孩子十岁了,都开始逐小鹿了,你还没回家。

初冬已过,天气也渐渐冷了,十五的晚上,我吃过晚饭,在宿舍看了会书,觉得心中有些烦闷,于是一个人悄悄出了宿舍,沿着河边来散散心事。冬天天黑的格外早,六点半夜色就已渐浓了,河对岸的村子里,灯光依稀,星星灯火宛如镶嵌在夜里的珍珠,在黧黑的山体映衬下格外醒目。楼下了除了几个同事在锻炼身体,所里出奇的安静。树上的叶子时不时被微风吹落,打着旋一折三卷地缓缓落下的声音都是那样清楚。游客冬季相应地减少后,这里恢复了宁静,城市中待久的人乍来这里一定是很不适应的。我想记起在自己笔记里的一句话:初冬的炳灵寺白天是相对寂静的,傍晚是温馨祥和的,夜晚是神秘的。冬季的炳灵寺每当夜幕降临,这里便万籁俱寂,只有潺潺的河水自西向东,清涛卷击着两边的河岸在山谷中不绝回响。今晚是月圆之夜啊,我喃喃自语,果然不多时,一轮明月便从东边缓缓地升起来了,刹时整条河面变得波光粼粼,像一条昂首向东游曳的金龙,也像极了一条婉转动人的金色丝绸在这古丝绸之路的码头飘舞。

寒来暑往,不知不觉间,我在炳灵寺度过了八个春秋,时间白驹过隙一般悄然流逝,我早就从当初的不适应习惯了这里的极度安静。我也从一个刚刚毕业懵懵懂懂的姑娘成长起来,渐渐地成熟。从初到这里的浮躁不适变得沉静自洽了。回想以往的岁月,最好的青春留在了这里,奉献在了炳灵寺,当然也在这里不断磨砺自己的心性,与石窟佛像千百回眸交错中,石窟在我眼里也不仅仅是冰冷的塑像,她们好像也具有某种生命,那举手投足间一颦一笑,那听经辨书之间的欢喜奇妙,不自觉在我眼里生动起来了,石窟的造像也充满了迷人的魅力和生命的张力。望着天边玉盘一样纯洁的明月,在缓缓升起后温柔地给所有的景物轻轻地盖上一层轻纱,我脑海中不觉联想起唐代诗人张若虚那首颇具哲理,脍炙人口的《春江花月夜》中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尤其在诗唐璀璨的唐朝,从来不缺乏优秀诗人,面对着天边一轮皓月,抒发无尽的哲学思辨和浪漫遐想,以及对自身境遇、人世百态的伤感悲叹。他们在同一轮月亮之下,或寄思,或言志,或咏怀,或针砭,抒发着自己炙热而强烈的情感。

月亮恒古未变,唐朝时是这样,现在依旧是这样。月亮千年盈亏交替,却在今天依旧圆满,千年前的月色柔光照在炳灵寺的大佛身上,千年后今夜的大佛依旧在月光中安详地端坐,好像如同昨天和今天。历史的遗迹清楚直白地告诉我,唐朝就是这样,跨越时光的轮回,历经千年的朝代更迭,时光侵蚀,战火摧残,她依旧安稳端坐在这里。历史的烟云里,有多少英雄人物被时代的浪潮淘尽,多少精美恢宏的建筑被人为地付之一炬,一切美好云散烟消。历千年遗存,大佛依然端坐于此,这本身就是一种幸运和奇迹吗?我一边欣赏着,一边脑海中思绪飞舞,工作了八年,

月亮啊,月亮,你给一切都罩上了一层奇妙的滤镜,那些熟悉的场景,此刻是如此美好,引发了我无尽的联想,好像那些洞窟中的飞天,衣袂飘飘从洞窟飞出,穿戴华丽,结伴穿越群山,在山巅弹着琵琶和优美的舞姿,在月光中翩翩起舞,构成了一场热闹非凡的盛大舞会。每逢寂静无聊时,我常常拿着古人先贤的名言轶事聊慰自己,这里的冬天无车马喧嚣,无丝竹乱耳。冬天在这里是悠然的,缓慢的,宁静的。我突然想到,难道这里不就是陶渊明笔下的理想的之地吗?“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当然也可以从这边“悠然见南山”。中国的石窟群大都建在山区古怪嶙峋,形若虚那首颇具哲理,脍炙人口的《春江花月夜》中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尤其在诗唐璀璨的唐朝,从来不缺乏优秀诗人,面对着天边一轮皓月,抒发无尽的哲学思辨和浪漫遐想,以及对自身境遇、人世百态的伤感悲叹。他们在同一轮月亮之下,或寄思,或言志,或咏怀,或针砭,抒发着自己炙热而强烈的情感。

月亮恒古未变,唐朝时是这样,现在依旧是这样。月亮千年盈亏交替,却在今天依旧圆满,千年前的月色柔光照在炳灵寺的大佛身上,千年后今夜的大佛依旧在月光中安详地端坐,好像如同昨天和今天。历史的遗迹清楚直白地告诉我,唐朝就是这样,跨越时光的轮回,历经千年的朝代更迭,时光侵蚀,战火摧残,她依旧安稳端坐在这里。历史的烟云里,有多少英雄人物被时代的浪潮淘尽,多少精美恢宏的建筑被人为地付之一炬,一切美好云散烟消。历千年遗存,大佛依然端坐于此,这本身就是一种幸运和奇迹吗?我一边欣赏着,一边脑海中思绪飞舞,工作了八年,

今晚的夜空晴朗,满月如镜,皎洁明亮,我一边在河边散步,一边脑海中思绪飞舞,做着不着边际的美丽遐想。我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地方,在这样的月色情景里,也让人思绪翩跹,感慨不绝,熟悉的陌生,是发现了这里不一样的美。一阵清风吹来,寒意立马袭身,于是我决定折回宿舍,趁着今晚月光皎洁,思绪翻涌,赶紧把此刻美好记录下来。

熊熊烈火燃烧了七天七夜,我守在窑口寸步不离。当最后一天,薪尽焰微,我纵身一跃,涅槃成凤,与彩陶合二为一。  
治水成功了,万民欢呼的盛大庆典上,我看见你一颗硕大的泪珠溅落盛满琼浆的陶器。你知道,那是我用生命作为祭献的礼器。  
沧海桑田,我在地下沉睡几千年。  
阳春三月,黄河两岸的麦子起身了一场春雨滋润大地。雨过天晴,天空出现彩虹,一头搭在主公用神斧劈开的峡谷,一头扎在麦田埂下一滩蓝盈盈的水窝里。  
一双年轻的目光好奇地盯视许久,开始小心翼翼地扒土,我重见天日。  
我得幸又见证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见证了一个像主公一样一心为民的公仆。



◇ 郭伟霞

## 月光下的炳灵

这里的一草一木,我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早就在我脑海里成为了一条巨细无遗的地图。但是在今夜月色的柔光笼罩中,我惊奇地发现,原来这里的一切是如此区别于白昼,徒增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意境。原来司空见惯的万笏朝天在初升的月色中不见了参差嶙峋的山体,呈现出一条起伏多变的曲线;原来周身树枝野草围满的情侣峰,此刻真如两个相互依偎的情人,在互相倾诉着对彼此的爱慕和忠诚,原来单调无奇,岿然不动的五僧迎舟此刻更像几个僧人从傍晚就在河岸翘首以盼的等待。

月亮啊,月亮,你给一切都罩上了一层奇妙的滤镜,那些熟悉的场景,此刻是如此美好,引发了我无尽的联想,好像那些洞窟中的飞天,衣袂飘飘从洞窟飞出,穿戴华丽,结伴穿越群山,在山巅弹着琵琶和优美的舞姿,在月光中翩翩起舞,构成了一场热闹非凡的盛大舞会。每逢寂静无聊时,我常常拿着古人先贤的名言轶事聊慰自己,这里的冬天无车马喧嚣,无丝竹乱耳。冬天在这里是悠然的,缓慢的,宁静的。我突然想到,难道这里不就是陶渊明笔下的理想的之地吗?“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当然也可以从这边“悠然见南山”。中国的石窟群大都建在山区古怪嶙峋,形若虚那首颇具哲理,脍炙人口的《春江花月夜》中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尤其在诗唐璀璨的唐朝,从来不缺乏优秀诗人,面对着天边一轮皓月,抒发无尽的哲学思辨和浪漫遐想,以及对自身境遇、人世百态的伤感悲叹。他们在同一轮月亮之下,或寄思,或言志,或咏怀,或针砭,抒发着自己炙热而强烈的情感。

月亮恒古未变,唐朝时是这样,现在依旧是这样。月亮千年盈亏交替,却在今天依旧圆满,千年前的月色柔光照在炳灵寺的大佛身上,千年后今夜的大佛依旧在月光中安详地端坐,好像如同昨天和今天。历史的遗迹清楚直白地告诉我,唐朝就是这样,跨越时光的轮回,历经千年的朝代更迭,时光侵蚀,战火摧残,她依旧安稳端坐在这里。历史的烟云里,有多少英雄人物被时代的浪潮淘尽,多少精美恢宏的建筑被人为地付之一炬,一切美好云散烟消。历千年遗存,大佛依然端坐于此,这本身就是一种幸运和奇迹吗?我一边欣赏着,一边脑海中思绪飞舞,工作了八年,

